



雷梦娜

(香港) 岑凯伦

花城出版社

【香港】岑凯伦

雷梦娜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徐庆宜 吴曼华

雷梦娜

[香港]岑凯伦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875 印张 1 插页 110,000 字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0-1539-9/I·1370

定价:6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雷梦娜》是香港女作家岑凯伦最新佳作，出版后掀起阵阵热浪。清新扑面、情感动人、趣味盎然，三个故事各呈异彩：美丽少女雷梦娜挑选沉默寡言而富有爱心的男孩雅力为友，他们在一连串的误会与患难中，结下深厚的情谊。

文老先生帮助女儿与丈夫重拾旧爱，诙谐温馨。

贝贝参加比赛，夺得“青春舞后”之桂冠，未婚夫狭隘嫉妒，反对她在影视圈发展。马公子乘机展开巧妙攻势，终于心想事成。

故事生动，人物形象栩栩逼真，充满都市风情。

雷 梦 娜

雷梦娜，像飞舞的小鸟。

雷梦娜，像黑夜的月亮。

雷梦娜，像夏日的玫瑰。

雷梦娜，像冬天的太阳。

1

楼下响起了角号，我知道罗利来了。我匆忙扣上校服的带子，一手拿起书包，出门前我再次照了照镜子，今天的马尾梳得很散，面颊也很苍白，于是我大力在脸上捏了一下，面颊果然红润了，我满意地朝镜子笑一笑。

我跑到楼下，妈妈和继父低着头吃早餐，我走过去，在妈妈的额上亲了一下，又叫了一声爸爸。继父亲热地拍了拍我的面颊，问我昨夜够不够睡。

“怎会够呢？”我坐下来开始喝牛奶，又说：“以后我也不要看粤剧了，敲锣打鼓的一直闹到一点钟。”

“我忘记你们学校今天开课，否则我也不会要你陪。”妈妈抚摸我的额角，说：“没有什么事吧？”

“我可以吃下一只羊。”我扮了一个鬼脸。

角号又响了，我不得不放弃这顿丰富的早餐。继父皱了皱眉头，柔声对我说：“你的同学一定等得不耐烦了，为什么不让他先去？等会儿我开车送你吧。”

“不，”我用纸巾包了几块牛扒三文治，说：“要是第一天没男同学送，她们会取笑我。”

“笑你什么？”继父问。

“笑我不够威风。”

“你这孩子就只会出风头。”妈妈笑骂着说。

我站起来，向妈妈摊开了手掌：“妈妈，给我两百元。”

“你要两百元做什么？昨天我才给了你百多块零用钱呢。”

“上学期行散学礼的时候，我答应开学的第一天请同学吃糖果。”

“就算你要请客，也用不着这许多钱啊！”妈妈说：“我们家里有的是现成的糖果，你自己挑一盒带回去好了。”

我缠着要钱。突然继父对好好说：“玉媚，这一点点钱，何必跟孩子争。过来，雷梦娜，这儿有五百块钱，够你请两天客。”

“爸爸万岁！”我拿着过钱，在继父的额上匆匆吻了一下，便飞也似的冲了出去。

“雷梦娜！回来……”我听见妈妈在叫：“唉！武祺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你会把孩子宠坏的。”

我已经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罗利呆坐在他的红色跑车里，他一看见我，立刻打开车门：“早安，雷梦娜。”

“早安！”我没看他一眼，坐进车厢开始吃三文治。

“雷梦娜，”罗利牢视着我：“你很美。”

“这一句话，我已经听过三十次以上，听都听腻了。”

“你真的很美，雷梦娜。你像夏日的玫瑰，黑夜的月亮，冬天的太阳，飞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，”我不耐烦的摆了摆手：“先把我送到街角的糖果店。”

“又要买糖果？”

“不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的女皇。”罗利不敢开罪我，他边把汽车驶出街口。

我并不喜欢罗利，唯一能引起我的兴趣的，只是他的红色跑车。上月我十八岁的生辰那天，本来继父要送一辆跑车给我，后来妈妈反对，她不放心让我开车。

罗利捧着大包小包随在我的后面，像一个卑微的仆人。我踏进课室，男的、女的都蜂拥过来，有人嚷着说：“雷梦娜回来了！糖美人回来了！”

我扬着手跟他们说哈■，一方面吩咐罗利把糖果分派给同学。

美莉走过来替我接过书包，她说已经替我留了一个好位置，就在她的左邻。

美莉对我最忠心，因此我对她特别好，我从校服袋里掏出了两排巧克力糖递给她：“这是你的。”

“我也带了一块你喜欢吃的火腿饼给你。”美莉突然压低了声音问我：“雷梦娜，你是不是和罗利好了？”

“好了，什么好了？”

“好了就是爱上了的意思。”美莉剥开了巧克力的银锡纸，她分了一半给我。

“你说我爱上了罗利？”我立刻板起脸孔：“我一向讨厌他，你是知道的。虽然他听话得像一只狗，但是我所要的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狗。”

“可是，你却让他送你上学，而且还让他替你派糖果。”美莉针对着说。

“他送我上学，为我代劳，这就表示我爱上了他？”我反问说：“佣人替我穿鞋，为我盖被，难道这也表明我爱上了

佣人？”

“也许是我猜错了，对不起。”美莉把手比在额上向我敬礼：“可是我就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避开域奇？”

“我并没避开他，只是我有点生气。”我大力咬了一口糖，说：“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跟一个长发女人在一起，我问他，他死口不认，所以我恨了他。”

“那长发女人真的不是域奇的女朋友，她是域奇哥哥的爱人。”不知道域奇给了美莉什么好处，她总是站在他的那一边。

“我不相信他的话，而且他的哥哥也不见得是好人。”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余怒未消：“家里有几个钱，摆起阔人架子，会跳几种舞步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。”

“你准备恨他一辈子？”美莉担心得锁上眉尖。

“一辈子就一辈子。”我想一想又说：“如果他真心真意的向我道歉，并且作出保证，我或许会原谅他。”

“原谅他吧！雷梦娜，域奇的确不错……”

我偶然抬起头，看见一个人静静的伫立在窗前，我看不见他的脸，因为他是背着我的。他的背影很美。腿长而直、膊阔而厚、腰很窄、发很亮，他的衬衣洁白如雪，模样儿相当潇洒。

“他是谁？”我问美莉。

“谁？”美莉在歌颂域奇，听见我问，连忙抬头一看说：“他是我们的新同学。”

“怪不得我以前没有见过他。”我上下端详着他那美好的身型：“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好像叫雅力。”

“雅力!”我点点头:“是他告诉你的?”

“不,这小鬼骄傲极了。”美莉翘一翘嘴唇:“他从踏进课室到现在,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说过话,安妮好心跟他说早安,他只是牵一牵嘴巴。”

“也许他不会说话,是个哑巴。”

“哑巴?嘿!你有没有听过哑巴会打电话?”美莉挥一挥手说:“刚才他在会客室打电话,被我碰见了,才知道他叫雅力。”

“你知道他打电话给谁?”

“鬼才知道。”美莉做了一个不屑的表情:“准是打给他的爱人。”

我从椅上站起来,美莉问我干什么,我说:“他是新同学,对这儿一切不习惯,我们应该协助他。”

“雷梦娜,别浪费心机吧。”美莉叫着说。

我没有理她,在罗利怀中的纸袋里抓了一把“夹心玫瑰”,捧着糖走到雅力的身后,低声问:“你……就是雅力?”

他迅速回过身来,露出诧异的神色。

我只不过看了他一眼,心房便不由自主的跳了起来,我退后一步,仿佛他身上的光芒会烫伤我似的。

只这么一眼,已经令我的脸颊发热,而且声音也有点微颤:“我叫雷梦娜,是你的同学。”

“唔。”他胡乱发出一个声音,又立刻回头去对窗框。

我心头一凉,要是换了另一个人,我早就大发脾气,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我竟然有这份耐性,说:“我答应请同学吃糖,你也有一份,这是你的。”

我把手伸向他面前。他没看我的糖,却看了我一眼,很

久，他摇了摇头：“对不起！我不要。”

“为什么不要？”

“我没有理由接受陌生人的礼物。”

“这不是礼物，只不过是几块糖。”

“就是几块糖也不能接受。”

“那末，要一块吧！”我耐着性子说。

“不，我一块也不要。”雅力逃避似的移开了身躯。

“不要！不要！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皇帝？哼！”我忍无可忍，尖声大叫起来：“怪不得美莉叫你骄傲的小鬼。小鬼！小鬼！”

罗利闻声赶过来，他扶着我的手臂低声问：“什么事？是谁开罪了你？”

“不关你的事。”我一摔手，“平心玫瑰”撒了一地。我狠狠的瞪了雅力一眼说：“别向我摆架子，总有一天你会求我的。”

雅力仿佛聋了耳朵，没看我一眼，仍然站在窗前。

我恨极了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有含恨跑回自己的座位。

美莉看我一眼，仿佛说：“是不是？雷梦娜，我叫你不要浪费心机，你不听我话，偏要自讨没趣。”

我握着拳头对自己说：“我要报复！我一定要报复！”

今天，我提早回校，连罗利也来不及接我。

我和美莉快手快脚把半瓶蜜糖倒在雅力的座椅上，然后用手指慢慢把蜜糖涂匀，由于椅子的颜色和蜜糖相似，因此若非细心观察，是不容易发现的。

我和美莉耐心地等候雅力，接近上课的时候，雅力回来了，我的心房立刻收缩，我眼巴巴的看着他走近座位，我的心加倍跳动。糟糕！要是他发现了糖？……嘘！他坐了下来。我向美莉举起两只手指。

“胜利”美莉哈哈大笑。

上物理课的时候，蔡老师叫雅力出去回答问题，美莉立刻碰了碰我，我回头去看着雅力站起来，一步一步的走向讲坛。

“瞧！雅力的屁股偷蜜糖吃。嘻！”有人轻声说道。

“这就叫做蜜糖屁股。哈！”立刻有人附和。

每个人都掩住嘴笑。雅力总算机警，他听见了笑声，连忙回过头去审视着衬衣和长裤，当他看见了裤上的蜜糖，他张大着嘴巴，脸红得像个番茄。

我看见他那副样子，忍不住嘻一声笑了出来。

我的笑声太大，连蔡老师也听见了。她瞪大眼睛盯住我，我立刻收敛笑容。

下课后，我为了庆祝“成功”，特地请美莉去 CANG-TEEN 吃冰淇淋。遇见罗利，他抢着替我付帐。

回到课室，翻开英文文法，发觉第一页夹着一张纸条。

我拿起一看，纸条上写着：

我知道是你干的，但是我不跟你计较。

我拿起纸条，心里有丝微的不安。由那一分钟开始，我老是想雅力那条雪白长裤上的蜜糖，我不免有点内疚，要是……蓦地我猛力推着美莉的手臂：“美莉，美莉，我们的课室有蚂蚁吗？”

“这样干爽清洁的地方怎会有蚂蚁？”美莉压低声音，因

为上课铃已经响了，又问：“怎么，你要解剖研究蚂蚁的尸体？”

“不，我又不准备学医，对任何一种尸体都没有注趣，只是，蚂蚁是喜欢蜜糖的，我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，雅力可恨根极了，就算他黏了满身的蚁，也没有人会同情他。”

美莉心肠硬，我却没有她那样狠心。不过，要是说我见美莉仁慈，我也不敢承认，因为我承认，因为我折磨男孩子是出了名的，美莉常常说我铁石心肠。只是这一次，我为雅力感到不安。

我很想写一张回条向雅力道歉，但是想起那天他对我的冷落，我立刻又收住了笔。

雅力的影子老是离不开我的脑海。那蛋形的脸，饱满的额角，大而圆的眼睛隐着忧郁，使人看来更具有魅力，鼻子并不很高，但是配起他的面形却非常调和。我最喜欢他那两片线条美妙的嘴唇，他笑起来，一定很动人。

尽管我对他朝思暮想，但是我没有机会跟他说一句话，每次我们碰了面，他总是立刻侧过脸去不看我。

我不能降低自己去迁就他，因为我向来是男孩子心目中的女皇，因此我每次看见他也昂脸朝天。

让他去骄傲吧！反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的朋友，而且我正在因为朋友太多而感到烦恼，罗利没志气，彼得太粗豪，泰利像个女孩子，森马只会吹牛皮……尽管如此，但是他们都尊敬我，把我捧得像个天神。

我和域奇又已经和好如初。最初我不睬他，他说话我就

塞着耳朵，后来他向我下跪，又叩了三个响头，我才原谅了他。

我每晚都有丰富听节目，不是和彼得看足球赛，就是陪域奇上夜总会，要不就和泰利去看电影。故此，我完全不把雅力放在心上。

妈妈最反对我晚上跟男孩子出外，要不是继父帮我说好话，我简直连半点自由都没有。继父从来不反对我交朋友，他认为女孩子应该多见世面，多了解人心，才不会上坏人的当，我真庆幸，因为我有一个这样明理的继父。

今天数学测验，这是最感头痛的一科，因此我算了又算，对了又对，别人都交卷走了，我仍然紧张地在计算着，及至所有的人都走光了，我才依依不舍的交了卷。

教师走了，我懒懒的收拾着书籍，X和Y不停的在脑里打转，身心有说不出的疲倦。

我拖着书包向前走，突然我的皮鞋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我连忙低头一看，地上躺着一只黑色的鳄鱼皮制的钱包。

这一定是教师遗的东西，于是我拾起来，准备拿到教务去交回给数学老师。

我走到课室的门口，由于一时好奇，我偷偷翻开了钱包。

里面有一百元和五张十元，此外还有一些零钞，我再翻过另一边，里面有一张女人的相片，这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妇人，相信她一定是我们的师母。

我正想合上钱包，忽地我发现一张字条，那是本校的学费单，我细心一看，学费单上写着的竟是罗雅力的名字。

原来是雅力的东西，我很高兴，因为雅力的东西竟然落在我的手里。

我把雅力的钱包藏在校服袋里，我准备明天还给他。

我踏脚出课室，还没有举步，竟被一个从外面冲进来的人撞倒。

我坐在地上，正想张口大骂……

“对不起，这是你的书包。”

我抬起头看见是雅力，他的声音多温柔，多动听，我接过书包，从地上爬起来。

“你……”我正想告诉他关于钱包的事。

“我已经说过对不起。”他锁着眉头，没好气地说。

“雅力，我……”

雅力不再理我，他焦急地把书桌的抽屉拉出来，翻着又翻着。

“你找什么？”我走过去问。

雅力看也不看我。

“我问你，你听见没有？”我发火大叫。

他好像聋了耳朵，仍然闭着嘴巴。

“好”我把书包往书桌上大力一放，声音大得像响雷，我把双手交抱在胸前，说：“你有本领的，就永远不要来求我。”

雅力蹲在地下到处，他的白衫衣已湿透了。我有点不忍，我本来想告诉他，钱包在我这儿，可是我恨他太目中无人，所以我决定袖手旁观。

我拉了一把椅子坐下，又从书包拿出巧克力糖，剥了纸，一块一送进嘴里。

雅力找遍整个课室，他开始忙乱了，抓着发脚喃喃的说：“我掉了两百元，妈妈会骂我的。”

他自言自语了一会，突然叫着说：“对了，一定在操场……”

他正想冲出去，我一手拉住他：“雅力，你到底掉了什么？”

“钱包！”他甩着手在叫。

我放开他，慢条斯理的说：“是不是黑色鳄鱼皮的？”

“对了！你什么时候见过？”

“我何止见过，而且我还把它从地上拾起来。”

“现在那钱包呢？”雅力急着问。

“就在我的校服袋里。”

“刚才你为什么告诉我？”雅力兴奋得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仇恨：“让我瞎找了半天。”

“你一走进来，我就想告诉你，”我委屈的说：“可是我还没有开口，你就大发脾气。”

“我抱歉！雷梦娜。”他难为情的绞着手指：“一个人心情不好，很容易会开罪人。我知道自己的态度不好，求你不要怪我。”

我第一次听见他叫我的名字，也第一次听见他说抱歉，本来我还想折磨他，但是终于打消了主意。

我把钱包还他，他连忙道谢。我拿起书包走出课室，他也跟上来。

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他不再恶言恶语。

“玫瑰村。”

“我也住在玫瑰村。”他浅浅一笑，露出一排雪白的牙

齿：“我们同路，可以一起回去。”

“你自己有车？”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。

“我自己有车。”他点一点头，说：“但是上学的时候妈妈不让我开出来，她说我还是个消费者，不应该出风头，慕虚荣。”

我没有做声，因为他妈妈说的话，简直在骂我。

雅力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不高兴，因此他说：“学校外面就有巴士站，很方便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又不是没有坐过巴士。”

我不喜欢坐巴士是真的，但是，能够跟雅力在一起，我宁愿牺牲一点享受。

巴士站上站满人，我们等了一架又一架，我被人挤得浑身冒汗，我吐吐气对雅力说：“我们挤不上去的。”

“这怎么办？”

我用手帕揩着汗水，突然我想起了说：学校后门有一条小路，那条小路很长，可以直通玫瑰村。”

“那条路你已经走过了？”他犹豫着，我知道他担心迷路。

“我和美莉走过许多次了，那条路不单只有花有草，而且空气清新，过路的人也很少。”

“好吧！我们就走路回家。”

绕过学校的背面，我们踏入小径，雅力嗅着花，揪着青草赞不绝口，他说早知道有这条路，他一定不会搭巴士，明天就提早时间走路上学。

我摘了一枝野兰，又摘了一枝彩雀，我的心情愉快极了，我真想在花间唱歌。